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林間錄 第二卷

晦堂老人嘗以小疾醫瀘潭江。轉運判官夏倚公立往見之，因劇談妙道，至「會萬物為自己，及情與無情共一體」，時有犬臥香案下，以壓尺擊犬，又擊香案，曰：「犬有情即去，香案無情自住。情與無情，如何得成一體去？」夏不能答。晦堂曰：「才人思惟，便成剩法，何曾會物為己耶？」老黃龍入滅，道俗請繼主道場。法席之盛，初不減平時。然性真率，不樂從事，五求解去，乃得謝事閒居，而道學者益親。謝景溫師直守潭州，虛大瀉以致之，三辭，弗往。又囑江西彭汝礪器資請所以不應長沙之意，晦堂曰：「願見謝公，不願領大瀉也。馬祖、百丈已前無住持事，道人相求於空閒寂寞之濱而已。其後雖有住持，王臣尊禮，為人天師。今則不然。掛名官府，如有戶籍之民，直遣伍伯追呼耳。豈可復為也！」器資以斯言反命，師直由是致書，願得一見，不敢以住持相屈。遂往長沙。蓋於四方公卿意合，則千里應之；不合，則數舍亦不住也。開法黃龍□二年，退居庵頭二□餘年，天下指晦堂為道之所在，蓋末世宗師之典刑也。圓通祖印訥禪師告老於郡，乞請承天端禪師主法席，郡可其請。端欣然而來，自以少荷大法，前輩讓善，叢林責己甚重，故敬嚴臨眾，以公滅私，於是宗風大振。未幾年，訥公厭闐寂，郡守至，自陳客情。太守惻然，目端，端笑，唯唯而已。明日，登座曰：「昔日大法眼禪師有偈曰：『難難難是遣情難，情盡圓明一顆寒。方便遣情猶不是，更除方便太無端。』大眾且道情作麼生遣？」喝一喝，下座包腰而去。一眾大驚，遮留之不可。叢林至今畏敬之。

南禪師住廬山歸宗，火一夕而燼，大眾嘩噪動山谷，而黃龍安坐如平時。桂林僧洪准欲掖之而走，顧見，叱之。准曰：「和尚縱厭世間，慈明法道何所賴耶？」因徐整衣起，而火已及座榻矣。坐是人獄，郡吏發其私念，考掠百至，絕口不言，唯不食而已。兩月而後得釋，鬚髮不剪，皮骨僅在。真點胸迎於中塗，見之，不自知泣下，曰：「師兄何至是也？」黃龍叱曰：「遮俗漢。真不覺拜之。蓋其不動如山類如此。」

曹山耽章禪師初辭洞山悟本，本曰：「吾在雲岩先師處親印《寶鏡三昧》，事窮的要。今付授汝。汝善護持，無令斷絕，遇真法器方可傳委。直須秘密，不得彰露，恐屬流布，喪滅吾宗。夫末法時代，人多乾慧，若要辨認向去之人真偽，有三種滲漏，當機直須具眼：一、見滲漏者，機不離位，墮在毒海；二、情滲漏者，智常向背，見處偏枯；三、語滲漏者，體妙失宗，機味始終。濁智流轉，於此三種子宜知之。又綱要三偈，初《敲偈俱行》曰：『金針雙鎖備，狹路隱全該。寶印當空妙，重重錦縫開。』其次《金鎖音路》，曰：『交互明中暗，功齊轉覺難。力窮尋進退，金鎖網鞵鞵。』又其次《理事俱不涉》，曰：『理事俱不涉，回照絕幽微。背風無巧拙，電火爍難追。』衲子當機能如電火難追，則方透三種滲漏。」《圓覺》曰：「眾生為解礙，菩薩未離覺。」故知脫生死於言下，自非上根大智，何以臻此？大愚以黃檗為老婆，良有以也。黃檗每曰：「決定不流至第二念，就中方入我宗門。」蓋宗乘有旨趣，下流不悟，妄生同異，慾望大法之興，不亦難乎？

龍牙和尚尚作半身寫照，其子報慈匡化之贊曰：「日出連山，月圓當戶。不是無身，不欲全露。」二老，洞山悟本兒孫也，故其家風，機貴回互，使不犯正位，語忌□成，使不墮今時。而匡化匠心獨妙，語不失宗，為可貴也。餘杭政禪師嘗自寫照，又自為之贊曰：「貌古形疏倚杖藜，分明畫出須菩提。解空不許離聲色，似聽孤猿月下啼。」政公，超然奇逸人也，故其高韻如風光霽月，詞致清婉，而道味苦嚴。古今贊偈甚多，予尤愛此二篇。

圭峰《日用》偈曰：「作有義事，是惺悟心。作無義事，是散亂心。散亂隨情轉，臨終被業牽。惺悟不由情，臨終能轉業。」偶閱《唐史》，李訓之敗，被綠衣詭言，黜官，走終南，依密。密欲匿之，其徒不可。乃奔鳳翔，為淞吏吏所執。訓死，仇士良捕密，詰之，怡然曰：「與訓游久，吾法遇難則救，初無愛憎。死固吾分。」予謂比丘於唐交士大夫者，或見於傳記，多犯法辱教，而圭峰獨超然如此，為史者亦欣然點筆疾書，蓋其履踐之明也。觀其偈，則無不欲透脫情境，譬如香象，擺壞鍊鎖，自在而去，豈若蠅為唾所流哉。

雲庵住歸宗時，方送法眼大師茶毗時，雨新霽，泥方滑，道忽弛倒，大眾爭掖而起。舉火把曰：「法眼茶毗，歸宗遭逢。呈似大眾，更無可說。」

石頭大師作《參同契》，其末曰：「謹自參玄人，光陰莫虛度。」法眼禪師注曰：「住住恩大難酬。」法眼可謂見先德之心矣。眾生日用妄顛倒自蔽光明，故多違時失候，謂之虛度光陰。有道者無他，能善用其心耳。故趙州曰：「一切但仍舊。從上諸聖，無不從仍舊中得。」《大智度論》曰：「眾生心性，猶如利刀。唯用割泥，泥無所成，刀日就損。理體常妙，眾生自粗。能善用心，即合本妙。」《首楞嚴》曰：「佛謂阿難：『譬如琴瑟、箏篴、琵琶，雖有妙音，若無妙指，終不能發。汝與眾生亦復如是。寶覺真憫，各各圓滿，如我按指，海印發光。汝暫舉心，塵勞先起。』」《華嚴》偈曰：「若有欲識佛境界，當淨其意如虛空。遠離妄想及諸取，令心所向皆無礙。」

大智禪師曰：「夫教語皆是三句相連初、中、後，善初直須教渠發善心，中破、善後始明善菩薩即非菩薩，是名菩薩法，非法非非法，總與麼也。若即說一句答，令人入地獄；若三句一時說，渠自入地獄，不干教主事。」故知古大宗師說法，皆依佛祖法式，不知者以謂苟然語。如無著所釋《金剛般若》是此意也。洞山安立五位，道眼明者視其題目□五字排布，則見悟本老人，如曰「正中偏，偏中正，正中來，偏中至。兼中到」是也。汾陽頌曰：「五位參尋切要知，纖毫才動則差違。金剛透匪誰能解，唯有尋第一機。舉目便令三界淨，振鈴還使九天歸。正中妙挾通回互，擬議鋒芒失卻威。」

《金剛般若》曰：「知我說法，如筏喻者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。」西天此土聖賢釋者，無慮千餘人，然莫如無著得佛之意，雙林大士又從而申明之。無著於此判為言說法身意，以謂伐者，言說也，雖與人俱然，亦不類，如筏行水中而實不住。非法者，二邊也，在筏且不類，豈於二邊而止住耶？故曰：「何況非法」。大士偈曰：「渡河須用筏，到岸不須船。人法俱名執，悟理詎勞詮。中流仍被溺，誰論在二邊。有無如取一，即被污心田。」故曹洞宗旨有混不得類不齊之語也。

雲峰悅禪師再游泐潭，重會南禪師，敘別講舊，相得甚歡。久之，使一見石霜慈明老人。既至，石霜憩於山前莊。聞其坦率之風，悔來，因不復過門，逕造南嶽福嚴。未期月，掌記室。俄長老賢公化去，郡以慈明來居之。初聞夜參，貶剝諸方異解，皆其平生艱難而得者，於是歎服，即投誠問道，三往三被罵而退，不勝忿。業已歸之，明日復往，慈明罵如故，因啟曰：「某唯以不解故來問善知識，宜施方便。不蒙開示，專以罵為，豈從上所以授法之式耶？」慈明驚曰：「南書記，我謂汝是個人，乃作罵會耶？」黃龍聞其語，如桶底脫，拜起，汗下。從容論趙州因緣，呈偈曰：「傑出叢林是趙州，老婆勘破沒來由。如今四海清如鏡，行人莫與路為仇。」慈明閱之，笑曰：「偈甚佳。但易一字，曰：老婆勘破有來由。」其機智妙密又如此。黃龍辭去，白曰：「大事畢竟如何？」慈明回曰：「著衣吃飯，不是畢竟屙屎送尿，不是畢竟。」予嘗游福嚴，覽其山川之形勝，讀思大所記曰：「此山增人之志力，居之者多得道。故祖宗授法，莫不因之。雖然，大法之興，必依之人。」然馬祖於此受讓公記別，其道大振於江西，今慈明黃龍事跡復相類，亦足怪也。

生法師曰：「敲空作響，擊木無聲。」法眼禪師忽聞齋魚聲，謂侍者曰：「還聞麼？適來若聞，如今不聞；如今若聞，適來不聞。會麼？」

有僧嘗登三生藏，取思大平生所持錫立之，疑慮橫生，終不能定。忽自念曰：「當一切放下卻，」即舉錫置之，錫卓然不傾。以問予：「其故何哉？」予曰：「非特於錫則然，凡事若有心，即成差誤。試觀兒輩剪紙，擬心即失，不擬心，逕往無難。故道人不可須臾忘照也。」

《首楞嚴經》曰：「汝元不知一切浮塵，諸幻化相，當處出生，隨處滅盡。」《涅槃》曰：「譬如猛火，不能燒薪。火出木

盡，名為燒薪。」《般若燈論》曰：「根境理同然，智者何驚異。」衲子於此見徹，方入阿字法門。

康僧會，天竺人，吳赤烏□年初至建業，營立茆茨，設像行道。孫權疑為矯異，召問曰：「有何靈驗？」對曰：「如來遷跡，忽逾千載。遺骨舍利，神耀無方。昔阿育王起塔，至八萬四千，塔寺之興，表遺化也。」權曰：「若得舍利，當為造塔；如其虛妄，國有常刑。」會請期七日。乃謂其屬，共結淨室，以銅瓶加几，燒香禮請。至期無應，會求伸至三七，忽聞瓶中鏘然有聲，果獲舍利，以示權。權與群臣聚觀五色燭人，權大驚而起，曰：「希有之瑞也。」釋曇諦，父彤嘗為冀州別駕，母黃氏晝寢，夢一僧呼為母，寄一塵尾並鍤書鎮二枚，即覺，而兩物俱存，因而懷娠，生諦。此二物乃諦前身為宏覺法師為姚萇講《法華》所獻。追繹宏覺捨命，正是寄物之日。會以真誠之至，能生致舍利；諦以大願所持，亦能死將長物。嗚呼！真誠大願之力，尚能反易生死，如意自在，況守護心城者耶？

莊子言：「藏舟於壑，藏山於澤。」釋者遺語如流，至曰「藏天下於天下」，未有不嗒然危坐置筆而思者。晦堂老人嘗問學者此義如何，對之甚眾，晦堂笑曰：「汝善說道理。」予作偈記其意曰：「天下心知不可藏，紛紛嗅跡但尋香。端能百尺竿頭步，始見林梢掛角羊。」又問：「《列子》載兩小兒論日遠近，不決，而質於孔子。孔子不答。其意何在？」學者皆曰：「聖如夫子，亦莫能辨此理，是以無說也。」晦堂亦笑之。予作偈釋之曰：「涼溫遠近轉增疑，不答當渠痛處錘。尚逐小兒爭未已。仲尼何獨古難知。」

歐陽文忠公昔官洛中，一日遊高山，卻去僕吏，放意而往。至一山寺，入門修竹滿軒，霜清鳥啼，風物鮮明。文忠休於殿陞旁，有老僧闍經自若，與語，不甚顧答。文忠異之，曰：「道人住山久如？」對曰：「甚久也。」又問誦何經，對曰：「《法華經》。」文忠曰：「古之高僧臨生死之際，類皆談笑脫去，何道致之耶？」對曰：「定慧力耳。」又問：「今乃寂寥無有，何哉？」老僧笑曰：「古之人念念在定慧，臨終安得亂？今之人念念在散亂，臨終安得定？」文忠大驚，不自知膝之屈也。謝希深嘗作文記其事。

言法華梵相奇古，直視不瞬，時獨語笑，多行市里，褰裳而趨，或舉指畫空，佇立良久。從屠沽游，飲啖無所擇，道俗並目為狂僧。懷禪師未出家時，師見之，撫其背曰：「德山、臨濟。」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，對曰：「本本無一物，一味總成真。」僧問：「世有佛否？」對曰：「寺裡文殊。」有問師為凡耶聖耶，舉手曰：「我不在此住。」將示化，作遺偈，其旨不可曉也。已而曰：「我從無量劫來，成就逝多國土，分身揚化，今南歸矣。」語畢，右脅而寂，慶歷戊子□一月二□三日也。

照覺禪師元豐之間革東林律居為叢林，天下衲子望風而集，咸信敬畏仰，以為肉身大士，其被賞識者，必名聞諸方。然未嘗輕予人。羅漢小南禪師嗣雲居緇公，道眼明白，未為人知。嘗至東林，照覺鳴鐘集眾，出迎於清溪之上，其徒大驚。自是南之名日益顯著。佛印禪師再歸雲居，靈源叟初自龍山來，與眾群居，痛自韜晦。佛印升座白眾，請以為座元，其禮數特異。靈源受之，叢林學者日親知晦堂老人法道有在矣。嗚呼！先德之成就法器，使增重於世，其法如此。堯非不能誅四凶、舉□六也，留以遲舜耳。雖古聖人，所為莫能外是。二老其亦知此者歟？

古塔主去雲門之世無慮百年，而稱其嗣。青華嚴未始識大陽，特以浮山遠公之語，故嗣之不疑。二老皆以傳言之自若，其於己甚重，於法甚輕。古之人於法重者，永嘉、黃檗是也。永嘉因閱《維摩》悟佛心宗，而往見六祖，曰：「吾欲定宗旨也。」黃檗悟馬祖之意而嗣百丈，故百丈歎以為不及也。

地藏琛禪師能大振雪峰、玄沙之道者，其秘重大法、恬退自處之效也歟？予嘗想見其為人，城隈古寺，門如死灰，道容清深。戲禪客曰：「諸方說禪浩浩地，爭如我此間栽田博飯吃有旨哉。」

予初居黃龍山時，作《禪和子□二時》偈曰：「吾活計，無可觀，但日日，長一般。夜半子，困如死，被蟲咬，動腳指。雞鳴丑，粥魚吼，忙繫裙，尋襪紐。平旦寅，忽欠伸，兩眉稜，重千斤。日出卯，自攬炒，眼誦經，口相拗。食時辰，齒生津，輸肚皮，虧口唇。禺中己，眼前事，看見親，說不似。日南午，衣自補，忽穿針，全體露。日昧未，方破睡，洗開面，摸著鼻。晡時申，最天真，順便喜，逆便嗔。日入西，壁掛口，鏡中空，日中斗。黃氏戌，作用密，眼開闔，烏峯律。人定亥，說便會，法身眠，無被蓋。坐成叢，行作隊，活皴皴，無障礙。若動箸，赤肉艾，本無一事可營為，大家相聚吃莖菜。」

雲峰悅禪師初至高安大愚見芝和尚，芝問曰：「汝來何所求？」對曰：「擬學佛法。」芝曰：「汝往人意表，問則學者喪氣。蓋無師自然之智，非世智可當。真一代法施主也。行乞。既還，而芝移居翠岩。悅又詣芝所，求入室。芝曰：「佛法且置之。大眾夜寒須炭，更當乞炭一次。學未晚。」悅又行乞。歲晏，載炭歸，且求示誨。芝曰：「佛法不怕爛卻。維那方缺人，子當就職，勿辭也。」遂鳴禱椎白眾，請之。悅有難色，拜起，追悔，欲棄去，業已當之，因中休然。恨不曉芝公之意果如何耳。一日，束破桶，引篋觸盆墮地，遂大悟，方見芝公用處。走見芝，芝笑呼曰：「維那且喜大事了畢。」悅未及吐一言，再拜，汗如雨而去。故其門風孤峻，未嘗有構之者。南禪師嘗語大寧老原曰：「渠欲人人悟解，如此豈可得哉？」

神鼎徠禪師少年時與數者宿游南嶽，一僧舉論宗乘，頗博敏會。野飯店中，供辦而僧論說不已，徠曰：「上人言『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，唯識唯心，眼聲耳色』，何人之語？」僧曰：「法眼大師偈也。」徠曰：「其義如何？」對曰：「唯心故根境不相到，唯識故聲色縱然。」徠曰：「舌味是根境否？」對曰：「是。」徠以箸夾菜置口，含糊而言曰：「何謂相入耶？」坐者相顧大驚，莫能加答，徠曰：「路途之樂，終未到家。見解入微，不名見道。參須實參，悟須實悟。閻羅大王，不怕多語。」

《金剛三昧經》乃二覺圓通，示菩薩行也。初，元曉造疏，悟其以本、始二覺為宗，故坐牛車，置几案於兩角之間，據以草文。《圓覺靈》以皆證圓覺、無時無性為宗，故經首敘文不標時處，及考其翻譯之代，史復不書。曉公設事表法，《圓覺》冥合佛意，其自覺心靈之影像乎？

曹溪六祖大師，方其韜晦時，雜居止於編民，混俗倡於農商□有六年，蠻兒、海豎、販夫、灶婦得以追呼爾汝。及其德加於人，道信於天下也，雖屢朝天子不得而師友之。其行聖賢之分，故莫知貴賤之異也。《大宋高僧傳》曰：「天子累召祖，竟不往，曰：『吾貌不揚，北人見之，必輕法。』」是果祖師之言乎？不仁者之言也。至人何嘗以形骸為恤，況其天形道貌，以慈攝物，其肯不自信耶？

石頭和尚庵於南臺有年，偶負米登山者，問之，曰：「送供米也。」明日，即移庵下樑端，遂終於梁端，有塔存焉。百丈寺在絕頂，每日力作以償其供，有勸止之者，則曰：「我無德以勞人。」眾不忍，藏去作具，因不食，故有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」之語。先德率身多如此。故六祖以石墜腰，牛頭負米供眾，今少年較芻擊鉢，輒頌曰：「吾臂酸。」

雪竇禪師作《祖英頌古》，其首篇頌初祖不契梁武，曰：「闔國人追不再來，千古萬古空相憶」者，重歎老蕭不遇詞也。味者乃敘其事於前曰：「達摩既去，志公問曰：『階下識此人否？蓋觀音大士之應身耳，傳佛心印至此土，奈何不為禮耶？』老蕭欲追之，志公曰：『借使闔國人追，亦不復來矣。』」雪竇豈不知志公沒於天監□三年，而達摩以普通元年至金陵。予以是知敘此者非雪竇意也。今傳寫又作「蓋國」，益可笑。又頌洞山麻三斤，曰：「堪憶長慶陸大夫，解道合哭不合哭。」意用長慶語。長慶聞陸大夫此語而哭，乃問眾曰：「且道合哭不合哭？」事見《傳燈錄》。而味者易曰「合笑不合笑」，失其旨甚矣。王文公見禪者多問韓退之見大顛事，往往對公妄談者，公嗟惜禪者吐辭多臆說，不問義理，故要謗者多以此。有志於宗教者當考證之不可苟也。

僧問予：「轉八識成四智，從上宗師頗有釋其義者乎？」予曰：「曹溪有偈最詳，曰：『大圓鏡智性清淨，平等性智心無病。妙觀察智見非功，成所作智同圓鏡。五八六七果因轉，但轉其名無實性。若於轉處不留情，繁興永處那伽定。』以五識、第八親相分，故曰『成所作智同圓鏡』，是皆果上方轉；第六、第七無別體，故但能了知即性平等，是皆因中轉也。」

英邵武開豁明濟之姿，蓋從上宗門爪牙也。嘗客雲居，掩室不與人交。下視四海，莫有可其意者，曰：「吾將老死於此山。」偶夜讀李長者《□明論》，因大悟。久之，夜經行，聞二僧舉老黃龍佛手、驢腳因緣，異之，就問：「南公今何所寓？」對曰：

「在黃檗。」黎明逕造南公，一見與語，自以謂之不及。又往見翠崖真點胸，方入室，真問曰：「女子出定意旨如何？」英引手招其膝而去，真笑曰：「實匙筭客未在。」真自是知其機辯脫略窠臼，大稱賞之，於是一時學者宗向。晚首眾僧於圓通。南公見僧自廬山來，必問僧依觀英首座否。有不識者，則曰：「汝行腳到廬山，不識英首座，是寶山徒手之說也。」南公在世，不肯開法，南公化去，師曰：「大法捨我其誰能荷之耶？」遂出世，住泐潭。有偈語甚多，今止記其三首，或以想見其為人。曰：「石門路險鏡關牢，舉日重重萬仞高。無角鏡牛衝得破，毗盧海內鼓波濤。」又曰：「萬煨爐中鍊蒺藜，直須高價莫饒伊。橫來豎去呵呵笑，一任旁人鼓是非。」又曰：「□方齊現一毫端，華藏重重帝網寒。珍重善財何處去？青霄風撼碧瑯墮。」

達觀禪師嘗竊笑禪者不問義理。如宗門有四種藏鋒，初日就理，次日就事，至於理事俱藏，則曰入就，俱不涉理事，則曰出就。彼不視字畫，輒易「就理」作「袖裡」，易「出就」作「出袖」，易「入就」作「入袖」，「就事」不可易也，則孤令之。今德山四家錄所載具存，使晚生末學疑長老袖中必有一物出入往來，大可笑也。晦堂老人見禪者汗漫，則笑曰：「彼出家便依誦《八陽經》者為師。」其見聞必自有淵源。南院和尚曰：「問在答處，答在問處。」夾山曰：「明中抽橫骨，暗中坐舌頭。上座玄旨是老僧舌頭，老僧玄旨是上座舌頭。」又曰：「坐卻舌頭，別生見解。參他活意，不參死意。」達觀曰：「才涉唇吻，便落意思，並是死門，故非活路。直饒透脫，猶在沉淪。」予嘗怪洞山、臨濟提倡旨歸多相同，蓋得前聖為物法式之大要。《楞嚴》曰：「此方真教體，清淨在音聞。」故舊說多言達摩乃觀音應身，指《楞伽》可以印心，則其旨蓋嘗曰「佛語心為宗」故也。又曰南嶽讓公亦觀音應身，味其意，若非苟然者也。

有僧謂予曰：「如古人問：『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？』答曰：『不落。』或答曰：『不昧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大悲千手眼？』或答曰：『通身是。』有聞之者，則曰：『我則不然。曰：遍身是。』或問：『如何是佛？』或答曰：『臭肉等來蠅。』有聞之者曰：『我則不然，破驢脊上足蒼蠅。』或問：『權借一問，以為影草時如何？』或答曰：『何必。』有聞之者曰：『何不道個不必？』如諸老宿所示，何以分其優劣？得達其旨，於法無礙，一切語言無用揀擇，信手拈來也耶？則彼皆輕重問答。錙銖而較之，謂臨機直須辨別也耶？則彼之理致具在，若無可同異者，此吾所嘗疑，不能釋也。」予曰：「我不解子之疑。然聞世尊在日，有比丘根鈍，無多聞性，佛令誦答帶二字。日夕誦之，言答則已忘帶，言帶則又忘答，每自克責，繫念不休。忽能言曰答帶，於此大悟，得無礙辯才。子如能誦答帶者，當見先德大慈悲故為物之心。」僧響應而去。

法昌倚遇禪師，北禪賢公之子。住山三□年，刀耕火種，衲子過門，必勸詰之。英邵武、勝上座皆黃龍高弟，與之友善，多法句，遍叢林。晦堂老人嘗過之，問曰：「承聞和尚近日造草堂，畢工否？」曰：「已畢工。」又問曰：「幾工可成？」曰：「止用數百工，遇患曰：『大好草堂。』」晦堂拊手笑曰：「且要天下人疑著。」臨終，使人要徐德占。德占偕靈源禪師馳往，至則方坐寢室，以院事什物付監寺，曰：「吾自住此至今日，以護惜常住，故每自蒞之。今行矣，汝輩著精采。」言畢，舉手中杖子曰：「且道遮個付與阿誰？」眾無對者。擲於地，投牀枕臂而化。

首山和尚嘗作《傳法綱要》偈曰：「咄咄拙郎君，機妙無人識。打破鳳林關，穿靴水上立。」「咄咄巧女兒，停梭不解織。貪看鬥雞人，水牛也不識。」汾陽無德禪師注釋之，然學者猶莫曉。則知古人神悟穎脫之資，今人不可企及遠甚。予嘗嗟誦之。淳化三年□二月五日，謂眾曰：「老僧今年六□七，老病相依且過日。今年記取明年事，明年記著今年日，至明年時皆無爽。」復謂眾曰：「白銀世界金色身，情與無情共一真。明暗盡時俱不照，日輪午後示全身。」日午，安坐而化。

《大般若經》曰：「諸天子竊作是念：諸藥叉等言辭咒句，雖復隱秘，而當可知。尊者善現於此般若波羅蜜多，雖以種種言辭顯示，而我等輩竟不能解。善現知彼心之所念，便告之言：『汝等天子，於我所說不能解耶？』諸天子言：『如是如是。』具壽善現復告言：『我曾於此不說一字，汝亦不聞，當何所解？何以故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文字言說皆遠離故。由於此中，說者聽者皆能解者，皆不可得。一切如來應正等覺，證無上正等菩提，其相甚深，亦復如是。』」曹溪大師將入滅，方敢全提此令者，知大乘種性純熟。故僧問歸新州意旨，乃曰：「葉落歸根，來時無口。」至江西馬祖、南嶽石頭，則大振耀之，故號石頭為真吼，馬祖為全提，其機鋒如火聚，擬之則死。學者乃欲以意思，不亦誤哉？

高明教每歎沙門高上，大聖慈蔭之力也，而晚世紛紛者自卑賤之。其見天子無稱臣禮，臣之為言公卿士大夫之職，不當僭越，取而有之。唐令瑤暗識，首壞其端，歷世因之不疑。彼山林野逸之人，天子猶不得臣之，況沙門乎？故其進《正宗記》之表，皆首尾言臣某，以存故事，至其間當自敘，則亦止稱名而已。當時公卿閱之，重其高識。予西遊湘中，見沙門作道場，至召南嶽帝君，則屈躬唱曰：「臣僧某。」此又何也？

予頃游京淮東吳間，法席至盛，然主法者太謙，以壞先德之式。如前輩升堂，攝衣定，侍者問訊，退，然後大眾致敬，側立肅聽，以重法故，於主法者何有哉？今則不然。長老登座，拱立以遲，大眾立定，乃敢坐。獨江西叢林古格不易。然予以今日事勢觀之，恐他日有甚於京淮東吳也。

仁宗皇帝與大覺禪師為法喜游，和宸詞句甚多，然皆蹤跡上語，初不敢出新奇宏妙之言。至觀其平日所作，則驚絕之句甚伙。世疑其為瓦注，非也。昔宋文帝以鮑明遠為中書舍人，文帝好文章，自謂人莫及。明遠識其旨，故為文多鄙言。世謂其才盡，實不然也。大覺身世兩忘，非明遠委曲事君之比，而仁宗皇帝生知道妙，嚙唾詞章，決非宋文所能彷彿。然予知璉公之智深，而應機之法不得不爾。

端師子者，東吳人，住西餘山。初見弄師子者，遂悟人。因以彩素製為皮色，或升堂見客，則披之。遇雪，朝披以入城，小兒追逐嘩之。得錢，悉以施饑寒者。歲以為常。誦《法華經》有功，湖人爭迎之。開經誦數句，則攜錢去。好歌《漁父詞》，月夜歌之徹旦。時有狂僧號回頭和尚，鼓動流俗，士大夫亦安其妄。方與潤守呂公食肉，師逕趨至，指之曰：「正當與麼時，如何是佛？」回頭窘無以對。師捶其頭，推倒而去。又有狂僧號不托者，於秀州說法，聽者傾城。師擲杖，問如何是佛，不托擬議，師趨之而去。師初開堂，俞秀老作疏敘其事曰：「推倒回頭，趨翻不托。七軸之《蓮經》未誦，一聲之《漁父》先聞。」師聽僧官宣至此，以手擲掬曰：「止。」乃登座倡曰：「本是瀟湘一釣客，自東自西自南北。」大眾雜然稱善，師顧視笑曰：「我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下座逕去。章子厚請住墳寺，方對食，子厚言及之，師瞋目說偈曰：「章惇章惇，請我看墳。我卻吃素，你卻吃葷。」子厚為大笑。呂延安好坐禪，而子厚喜鍛，師作偈示之曰：「呂公好坐禪，章公好學仙。徐六喻擔板，各自見一邊。」圓照禪師方乞身慧林，南歸姑蘇，見師於丹陽，問曰：「師非端師子耶？」師曰：「是。」圓照，戲之曰：「汝村裡師子耳。」師應聲曰：「村裡師子村裡弄，眉毛與眼一齊動。開卻口，肚裡直，儻侗不愛人取奉。直饒弄到帝王宮，也是一場乾打哄。」其意復戲圓照嘗應詔住都城故也。

大覺禪師昔居南嶽三生藏有年，叢林號「璉三生」，文學議論為時名公卿所敬畏。予嘗得其與孫莘老書，讀之，知其為天下奇才也。其略曰：「妙道之意，聖人嘗寓之於《易》。至周衰，先王之法壞，禮義亡，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亂俗。迨我釋迦入中土，醇以第一義示人，而始末設為慈悲，以化眾生，亦所以趣時也。自生民以來，淳樸未散，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。及情竇日鑿，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復也。時與世異，情隨日遷，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。昔商周之誥誓，後世學者有所難曉，彼當時人民聽之而不違，則俗與今如何也？及其弊而為秦漢也，則無所不至，而天下有不忍願聞者。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，教之以慈悲之行，冬也。天有四時，循環以生成萬物，而聖人之教迭相扶持，以化成天下，亦猶是而已矣。然至其極也，皆不能無弊。弊，跡也。道則一耳，要當有聖賢者世起而救之也。自秦漢至今，千有餘歲，風俗靡靡愈薄，聖人之教裂而鼎立，互相詆訾，不知所從。大道寥寥，莫之返，良可歎也。」予讀之不忍置。及觀王文公非韓子，其詞意與此相合。其文曰：「人有樂孟子之距楊墨也，而以佛老為已功。嗚呼！莊子所謂夏蟲者，其斯人之謂乎！道，歲也；聖人，時也。執一時而疑歲者，終不聞道矣。夫聖人之言，應時而設，昔常是者，今蓋非也。士知其常是也，因以為不可變。不知所變者言而所同者道也。曰：然則孰正？曰：夫春起於冬，而以

冬為終。終天下之道術者，其釋氏乎？不至於是者，皆所謂夏蟲也。」

《大般若經》曰：「應觀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空。善現是菩薩摩訶薩，作此觀時，不令心亂。若心不亂，則不見法；若不見法，則不作證。」又曰：「如金翅鳥，飛騰虛空，自在翱翔，久不墮落。雖依於空戲，而不據空，亦不為空之所拘礙。」昔洞山悟本禪師立五位偏正以標準大法，約三種滲漏以辨衲子，非意斷苟為，皆本佛之遺意。今叢林聞滲漏之語，往往鼻笑。雖悟本復出，安能為哉？

《大般若經》曰：「一切智智，清淨無二。無二分無別、無斷。」故古之宗師，如臨濟、德山、趙州、雲門之徒，皆洞達此意，故於一切時心同太虛，至於為物作則，則要用便用。聊觀其一：戲則將搏取大千，如陶家手，未了證者，當以事明。鞭草血流，頑石吼聲，則無情不情之異。雪中啼竹，筍為之茁，則無今昔之時。齧指悟子，蔡順來歸，則無間隔之處。自乳猶子，而德秀乳流，則無男女等相。肇公曰：「傷夫人，情之惑也，久矣。」目對真而莫覺，亦以是而已。

山谷禪師每曰：「世以相貌觀人之福，是大不然。福本無象可以觀之，惟視其人量之淺深耳。」又曰：「觀人之壽夭，必視其用心。夫動人欺誑者，豈長世之人乎？」寒山子曰：「語直無背面，心真無罪福。」蓋心、語相應，為人之常，然者而前，聖貴之有以見。世道交喪甚矣！大為真如禪師一生誨門弟子，但曰：「作事但實頭。」雲蓋智禪師有所示，必曰：「但莫瞞心，心自靈聖。」

予在湘山雲蓋，夜坐地爐，以被蒙首。夜久，聞僧相語，曰：「今四方皆謗臨濟兒孫說平實禪，不可隨例虛空中拋筋斗也，須令求悟，悟個什麼？古人悟即握土成金，今人說悟正是見鬼。彼皆狂解，未歇何日到家去。」僧曰：「只如問趙州：『承聞和尚親見南泉，是否？』」答曰：『鎮州出大蘿蔔頭。』此意如何？」其僧笑曰：「多少分明！豈獨臨濟下用此接人，趙州亦老婆如是。」予戲語之曰：「遮僧問端未穩，何不曰：『如何是第一等生菜？』」答曰：『鎮州出大蘿蔔頭。』平實更分明。彼問見南泉，而以此對，卻成虛空中打筋斗。」聞者傳以為笑。

靈源禪師為予言彭器資每見尊信必問：「道人命終多自由？」或云：「自有旨決，可聞乎？」往往有妄言之者，器資竊笑之。暮年乞守湓江，盡禮致晦堂老人至郡齋，日夕問道。從容問曰：「臨終果有旨決乎？」晦堂曰：「有之。」器資曰：「願聞其說。」答曰：「待公死時即說。」器資不覺起立，曰：「此事須是和尚始得。」予歎味其言，作偈曰：「馬祖有伴則來，彭公死時即道。睡裡蟲子咬人，信手摸得革蚤。」

予夜與僧閱楊大年所作《佛祖同源集序》，至曰「昔如來於然燈佛所，親蒙記別，實無少法可得，是號大覺能仁」，置卷長歎。大年，士大夫，其辯慧足以達佛祖無傳之旨。今山林衲子反仰首從人求禪道佛法，為可笑也。僧曰：「石頭大師曰：『竺土大仙心，東西密相付。』豈其妄言之耶？」予謂曰：「子讀其文之誤。所謂密付者，非若鑿巫家以其術背人相爾汝也。直使其自悟，明為密耳。故長慶禪師曰：『二〇八代祖師皆說傳心，且不說傳語，但破疑情，終不於佛心體上答出話頭。』如道明上座見六祖於大庾嶺上，既發悟，則曰：『此外更有密意也無？』六祖曰：『我適所說者，非密意也。一切密意盡在汝邊。』非特然也。如釋迦於然燈佛所，但得授記而已，如有法可傳，則即付與之矣。阿難亦嘗猛省曰：『將謂如來，惠我三昧。』前聖語訓具在，可以鏡心。不然，香嚴聞擊竹聲，望瀉山再拜；保壽隔江見德山，即橫趨而去。何以密耳語哉？

曹山本寂禪師耽章曰：「取正命食者須具三種墮：一者披毛戴角，二者不斷聲色，三者不受食。」時會有稠布衲問：「披毛戴角是什麼墮？」答曰：「是類墮。」進曰：「不斷聲色是什麼墮？」答曰：「是隨墮。」進曰：「不受食是什麼墮？」進曰：「是尊貴墮。」因又為舉其要，曰：「食者即是本分事，本分事知有不取，故曰尊貴墮。若執初心，知有自己及聖位，故曰類墮。若初心知有己事，回光之時，摒卻聲色香味觸法，得寧謐，即成功助。後卻不執六塵等事，隨分而味，任之即礙。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，彼師所墮，汝亦隨墮，乃可取食食者，即是正命食也。食者亦是。卻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，只是不被它染污，將為墮，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，尚不取，豈況其餘事耶？」曹山凡言「墮」，謂混不得類不齊耳。凡言「初心」者，所謂悟了未悟耳。

唐溫尚書造嘗問圭峰密禪師：「悟理息妄之人，不復結業，一期壽終之後，靈性何依？」密以書答之曰：「一切眾生無不具覺靈空寂，與佛無殊，但以無始劫來，未曾了悟，妄執身為我相，故生愛惡等情。隨情造業，隨業受報，生老病死，長劫輪回。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，如夢被驅使，身本安閒；如水作冰，而濕性不異。若能悟此意，即是法身。本自無生，何有寄托？靈靈不昧，了了常知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。然多生習妄，執以性成，喜怒哀樂，微細流注，真理雖然頓達，此情難以卒除。須長覺察，損之又損，如風頓止，波浪漸停，豈可一身所修便同佛用。但可以空寂為自體，勿認色身；以真知為自心，勿認妄念。妄念若起，都不隨之，即臨命終時，自然業不能繫。雖有中陰，所嚮自由，天上人間，隨意寄托。若愛惡之念已泯，不受分假之身，自然易短為長，易粗為妙。若微細流注，一切寂滅，圓覺大智，朗然獨存，即隨現千百億身，度有緣眾生，名之曰佛。」本朝韓侍朗宗古嘗以書問晦堂老師曰：「昔聞和尚開悟，曠然無疑。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，為之在奈何？」晦堂答曰：「敬承中書，論及昔時開悟，曠然無疑者，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，而欲盡之。若起此心，翻成認賊為子也。從上以來，但有言說，乃是隨病設藥。縱有煩惱習氣，但以如來知見治之，皆是善權方便誘引之說。若是定有習氣可治，卻是心外有法，而可盡之。譬如靈龜，曳尾於塗，指拂跡生。可謂將心用心，轉見病深。苟能明達心外無法，法外無心，心法既無，更欲教誰頓盡邪？伏奉來論，略敘少答，以為山中之信耳。」二老，古今之宗師也。其隨宜方便，自有意味，初無優劣。然圭峰所答之詞，正韓公所問之意。而語不失宗，開廓正見，以密較之，晦堂所得多矣。

永明和尚曰：「夫佛祖正宗，則真唯識性，才有信處，皆可為人。若論修證之門，諸方皆云功未齊於諸聖。且教中所許初心菩薩皆可比知，亦許約教而會。先以聞解信人，後以無思契同。若入信門，便登祖位。且約現今世間之事，於眾生界中，第一比知，第二現知，第三約教而知。第一比知者，且如即今有漏之身，夜皆有夢，夢中所見好惡境界，憂喜宛然，覺來牀上安眠，何曾是實，並是夢中意識思想所為，則可比知覺時所見之事，皆如夢中無實。夫過去、未來、現在三世境界，元是第八阿賴耶識親相分，唯是本識所變。若現在之境，是明了意識分別；過去、未來之境是獨散意識思惟。夢覺之境雖殊，俱不出於意識，則唯心之旨，比況昭然。第二現知者，即是對事分明，不待立境。且如現見青白物時，物本自虛，不言我青我白，皆是眼識分與同時意識計度分別為青為白。以意辨為色，以言說為青，皆是意言自妄安置。以六塵鈍，故體不自立，名不自呼，一色既然，萬法咸爾，皆無自性，悉是意言，故曰萬法本閒，而人自鬧。是以若有心起時，萬境皆有；若空心起時，萬境皆空。則空不自空，因心故空；有不自有，因心故有。既非空非有，則唯識唯心。若無於心，萬法安寄？又如過去之曾何增是有，隨念起處，忽然現前。若想不生，境終不現。此皆是眾生日用，可以現知，不待功成，豈假修得，凡有心者並可證知。故先德云：如大根人知唯識者，恒觀自心，意言為境。此初觀時，雖未成聖，分知意言，則是菩薩。第三約教而知者，大經云：『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』此是所證本理，能詮正宗也。」予嘗三復此言，歎佛祖所示廣大坦夷，明白簡易如此，而亦鮮有締信之者，何也？清涼國師有言曰：「行人當勤勇念知顯修之儀，以貪等世事、無始惡習難之甚難，過於世間慈父難於孝子，故須精進，方能除遣。勤則欲勤策勵，勇猛不息；念則明記不忘；知則決斷無悔。」予願守清涼之訓，以遵永明之旨，與諸同志入圓寂道場。

嵩明教初自洞山游康山，托跡開先法席。主者以其佳少年，銳於文學，命掌書記，明教笑曰：「我豈為汝一杯薑杏湯耶？」因去之，居杭之西湖，三〇年閉關不妄交。嘉鄉中以所撰《輔教編》、《定祖圖》、《正宗記》詣闕上之。翰林王公素時權開封，為表薦於朝。仁宗皇帝嘉歎久之，下其書於中書，宰相韓公、參政歐公閱其文，大驚，譽於朝士大夫，書竟賜入藏。明教名遂聞天下。晚移居靈隱之北永安蘭若，清旦誦《金剛般若經》不輟音，齋罷，讀書。賓客至，則清談，不及世事。嘗曰：「客去清談少，年高白髮饒。」夜分誦觀世音名號，滿〇萬聲則就寢。其苦硬清約之風足以追配鍾山僧遠。予嘗見其手書與月禪師曰：「數年來欲製紙被一翻，以禦苦寒。今幸已成之。」想聞之大笑也。臨終安坐，微笑索筆，作偈曰：「後夜月初明，予將獨自行。不學大梅

老，猶貪鼯鼠聲。」師得法於洞山聰禪師，而《宗派圖》繫於德山遠公法嗣之列，誤矣。